

□ 食尚

清晨时光 早茶之秋



柘皋锅贴

早茶,不只茶,各色点心必不可少。

在运漕,著名的“五大样”,分别是煮干丝、拌干丝、小笼包、锅贴饺和炒面皮。

在临涣,辽阔的淮北平原,除却烧饼,饱满的煎包,厚实的油饼,浓艳的辣汤,红润的糖糕也是很好的选择。

在柘皋凉拌干丝,鸡蛋锅贴,三鲜锅巴,炒面皮,则是早茶的“四大件”。

各式各样、琳琅满目,就看你喜欢哪个了?

■ 张亚琴

运漕早茶

运漕的繁荣,得益于明清时代徽商的融入。

由于明代“盐引岸”的设立,运漕成了方圆之地数百万百姓食盐的供应地,盐商因此聚集于运漕,变成江北的“小芜湖”。

人气的聚集,也带来了饮食的丰富。运漕早点便与之俱进,品类日益丰富,名目日益繁多。而且早点多在茶馆里吃,称之为“吃早茶”。

早点的种类,分别是油炸的有春卷、狮子头、麻球等,蒸烤的有小笼包、锅贴、烧麦、发糕、蒸饭等,烧炒的有水饺、馄饨、牛肉面、煮干丝、炒面皮等。

这里的锅贴做法很是不同。先蒸熟人工包制的肉馅饺子,然后把饺子摆成盘形,放在平底锅里用油炕,然后把搅好的鸡蛋液均匀地沿锅壁浇下去,等鸡蛋熟了,再用盘子托住锅贴,把平底锅扣在盘上,移去平底锅,用蛋浇制的锅贴便烧成了。

煮干丝的选料也是有讲究的。干子用的是当地松软适中的白干子。先把白干切成干丝,用开水尽煮后捞起来,沥干,后放到锅中,加入汤汁。煮至翻滚,加入和少量木耳、银耳、姜丝、肉丝或鸡丝等,再配以稍许作料,烧滚后用大汤碗盛起来,即可食用。

临涣早茶

临涣,是江淮地区远近闻名的古茶镇。

临涣茶馆始于明代,由于其处苏、豫、皖贸易交往要埠,曾成为过往商贾休闲的重要场所,并盛极一时,延续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本地居民大多养成喝茶的习惯。

从早上6点多钟就开始,有人喝茶、吃早点。

有着“皖北第一饼”之誉的临涣烧饼是当地的传统食品。一般人早上喝茶时都喜欢来一两个。临涣烧饼有以脆香见长的油酥烧饼,有以柔润见长的马蹄烧饼,有以叠层见长的千层烧饼,有以块大见长的薄层烧饼。淮海战役中,临涣人民也曾以临涣烧饼为礼品,慰问赶赴前线作战的英雄将士们。

烧饼一是表层芝麻足,二是葱花香,三是饼皮酥,四是饼瓢柔。

烧饼的制作并不复杂,主要原料是面粉、猪油、芝麻、葱花等。面和好后揪成小面团,揉成椭圆形,粘上葱花、芝麻,然后入炉烤熟。

柘皋早茶

巢湖北岸的柘皋,古称橐皋,西周初期群舒一支在此建立宗国,至南宋时改称柘皋,清末曾为安徽三大重镇之一。

去柘皋吃早茶,现越来越为周边的人所推崇。

柘皋早点琳琅满目,凉拌干丝就是将千张用含碱的开水浸泡后,切成细丝备用,再将菠菜、茼蒿、香葱用滚水速烫,捞起挤干,切碎成末儿,与干张丝合拌,调入适量的盐、糖、味精、醋,淋入滚油和麻油,撒上一把炒熟的花生米。

响铃锅巴的是先将瘦肉、猪肝、鸡杂、鲜虾辅以各种调料依次下锅翻炒至熟,倒入鸡汤熬制翻滚,盛起,同时将籼米锅巴放入锅中用猪油炸至金黄,捞起至于盘中,迅速将两者端至客人面前,将滚烫汤起,淋于高温的锅巴之上,顿时响起滋滋之声,如同响铃一般。

鸡蛋锅贴则和运漕的大同小异。

而街巷间最常见的小吃则是炒面皮。以黏性较好的稻米做主料,用小麦大麦绿豆荞麦做配料,碾、压、捶、打、拉、拽成一张长面皮,用刀子切成多角形,阳光下控干水分,与黑木耳、肉片配炒,口感绵、软、润、滑,有嚼头。

柘皋的狮子头,手轻拍即碎,香、脆、酥。烧卖则用精麦粉做皮,用猪肉、茶干、生姜、小葱、鸡蛋等做馅,小巧柔软。

□ 征文

月亮湾的遐思

■ 火山



第一次邂逅“月亮湾”这个地方,那是十几年前,我刚在交通部门上班,和西溪交管站工作的一位朋友开车来此游玩,他介绍这里曾经是老三线厂——淮海机械厂所在地。当时我对淮海厂有印象,因为我姨娘和姨父都是江南厂的,淮海厂和江南厂从霍山搬出后建在一起。我至今记得朋友指了指路边山洞大门说,这山里面都是空的,是大山洞。当时我很好奇,可以进去看看吗?他摇摇头为难起来。于是第一次邂逅便似乎有点小小的遗憾。

之后很多年我很少来东西溪,即使来了,也是匆匆来,匆匆去,对东西溪脑海里基本上还停留在原点。

2015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进一步了解老三线厂,我因工作原因,要在东西溪住大半个月,住的地方也刚好是现在“月亮湾”的出口处,第二天我就凭着记忆一个人漫步,那是将近深冬下着细雨的清晨,从集镇的繁华往山冲寂静中慢行,金黄的银杏叶在风中招展,一路顺溪而上还听得潺潺流水,我走的是太阳冲,一路拍着老房子的斑驳和激情岁月的标语,不禁就有了一丝悲凉的情怀,于是在我的微信里便配图写了一段内心的感触:

晨,起的早,沿着东西溪的街道往老三线厂方向,秋风依依,银杏金黄。

当年这里是何等繁华,处处涌现着革命的火热,从残垣断壁上残留的标语上可以得到印证,而今这里很寂静,落叶和红枫让这里更有点凄冷的感觉,好在有几处农家的洋楼点缀其间,顿然生了浓浓的暖意,落寞和兴起,古朴与时尚。小溪里依然是潺潺的清冽,妇人们起的早,在河边浣洗,悠然自得,有节奏的捶打着棒槌,偶尔又传来爽朗的笑声,而她们的兄妹或者子女当年的三线人从这里随着工厂搬迁,这些似乎走进省城的大山儿女却偏居城市远郊,三十年过去,青丝变白发,也都垂垂老矣,带着无限的思念,常常把这里从梦里记起。而三线人的子女也都在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里过着平凡的日子,小桥流水人家再也不属于他们了……

说实话,写下上面文字的时候,我是一直在想当年的江淮厂是多么繁华,在4000多人的厂子里,大解放的轰隆,脚踏车的铃铛,小飞虎的喇叭,给老西溪人带来多少回忆和美好。而我来的近二十天里,正赶上老天不作美,连续的阴雨,还下了场大雪,学生又放假,小镇街道上显得有点冷清,因此才有了一种落寞和悲凉的感觉。但是让我感到兴奋的是,这期间终于有机会打开山洞大门,走进了山洞,山洞的深邃和宽敞超越了我当年的想象,那种震撼无言以表……

或许这世间很多事情就有些机缘巧合在里面,我发出微信后,就有人回复:你下派到东西溪啦?也有人说:喜欢你就留下来。事后我看了自己的回复,基本都没有否认,只是呵呵。做梦也没想到,只短短几个月之后,2016年4月我居然真的下派到东西溪乡工作。

很荣幸,初到东西溪就参与了对三线厂的相关规划工作,了解到乡党委政府提出的东西溪“三色文化”发展生态旅游的高度和深远意义。记得盛夏时节,乡里邀请市委党校陈兆清教授来三线厂调研的时候,他拿着那本厚厚的厂志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说:三线厂的历史资源是东西溪的一笔宝贵的财富,要利用好三线厂的历史财富,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留存的一间房子,每一个山洞,甚至和三线厂息息相关的那些故去的人的坟茔都是要保护的,背后的每一个故事都是要挖掘整理的……一个月后陈教授就向市委提交了在茶谷建设中大力挖掘三线旅游的报告。

好事一件接着一件,甚至于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当省作协许辉主席伉俪第一次走完太阳冲和毕家冲的时候,我们就从他们的笑脸上看到了老三线厂的希望。在老三线厂建一座名副其实的作家村,在保护中开发,在整合中发展,成为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共识,考虑到作家村要有一个响亮的名字,许辉主席和我们多次交流推敲,最终定名“月亮湾”,这样也正应了三线厂太阳冲与毕家冲交汇核心区的地形,正如一弯明月,太阳冲、月亮湾可谓“日月同辉”。

此后的项目可行性报告和项目合作协议都顺利通过,2016年12月28日中国·月亮湾作家村项目正式启动;元旦刚过,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徐贵祥也来到东西溪,他在“村内”漫步游走,交谈老朋友,品尝“老萝卜”,欣赏老景致,感受老气息……春节前在许辉主席牵头下,10多名中国作协会员到东西溪签订了入住协议。到今年,山花烂漫之时,月亮湾作家村就可以正式开村了。如今“西有画家村,东有作家村”成为每个霍山人讨论的话题,“月亮湾”也名扬大江南北,成为文学创作的人才洼地,向省内外宣传推介,不断扩大东西溪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西溪以腾浪而行远,小镇因人文而怀珍。邂逅东西溪,遐思月亮湾,或许作家村村口的那棵苍穹的守望树可以代表我此刻的心情:

一棵树的守望,
盼来一弯月亮,
守望在眼睛里,
守望也在心头上……

